

水凝烟——著

逆天 皇妃

NITIAN
HUANGFEI

金印玉玺，梦迷一生，搞流光。
金冠霞衣共登华亭，比翼连理。

下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逆天 皇妃

NITIAN
HUANGFEI

下

水凝烟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逆天皇妃 : 全 2 册 / 水凝烟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423-0

I. ①逆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29309 号

书 名 逆天皇妃 (全 2 册)

作 者	水凝烟
选题策划	秦 瑶 涂继文
责任编辑	丁小卉 姚 丽
文字统筹	秦 瑶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	545 千字
印 张	38
版 次	2015 年 9 月第 1 版,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423-0
定 价	59.80 元 (全 2 册)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

Contents

录

下册

第十七章	以矛攻盾 /	001
第十八章	危机来袭 /	018
第十九章	步步为营 /	033
第二十章	霜刀雪剑 /	049
第二十一章	针锋相对 /	072
第二十二章	隐晦韬光 /	095
第二十三章	鹤唳风声 /	119
第二十四章	一发千钧 /	141
第二十五章	意在沛公 /	168
第二十六章	万念俱灰 /	178
第二十七章	命绝一线 /	196
第二十八章	重入宫墙 /	214
第二十九章	死里逃生 /	228
第三十章	孤注一掷 /	249
第三十一章	真相大白 /	266
第三十二章	此恨绵绵 /	287

【第十七章】

以矛攻盾

等着看戏的时候，我也没闲着，隔三差五就将敬安老王妃接进宫来。敬安老王妃乐得跟我这个新的后宫主人结交，每次都带着厚礼欣然而来，而我必定会将更厚的礼回敬与她。和她言谈说笑之时，我只叫她“皇婢儿”，再不肯以皇后之尊待她，几番相见下来，我与她竟好得跟娘俩似的。

我早已打听清楚，敬安老王妃只生了两个儿子，老王爷膝下虽有女儿，却都是侧妃、姬妾生的。女人的天性告诉我，敬安老王妃再贤德，也不可能将别的女人为丈夫生的女儿，心无芥蒂地搂在怀里疼。如此，我却比老七王爷的那些女儿更得她的心。

一试之下，果然如此，个把月下来，敬安老王妃私下里已一口一个“儿”地唤我，更将许多陈年旧事说给我听。偶尔，我还会将一些头疼琐碎的事情请教于她，老王妃倒是真心出谋划策，慈祥至极。

眼见火候终于够了，这一日，我故意命人十万火急地将她接进宫来，待看见她后，我一脸焦急不安却几次欲言又止。

她眼见我这副模样，自然惊疑，问我道：“皇后娘娘，您这样火急火燎地宣臣妾进宫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我握住她的手，未开口先皱眉，“皇婢儿，侄媳妇今儿请您进宫来，是有一件事关七皇叔的大事，可又怕皇婢儿听了着急上火坏了身子。皇婢儿，您……”

一听竟是有关丈夫的事，她自然惊住了，怔了一怔后，忙问：“皇后娘娘，我家王爷他……他怎么了？”

我放下她的手，轻轻叹口气，不答反问道：“皇婢儿，侄媳妇斗胆问一句，七皇叔有没有一位姓韦、名韦云秀的侧妃？”

她又惊又疑地看着我，“有，怎么了？”

我一听这话，顿时又是叹气又是摇头，又问道：“那……她是不是有个弟弟，叫韦金超？”

她的表情更加凝重，“她是有个弟弟，叫什么名字我却不知道。皇后娘娘，您就跟臣妾明说吧！到底怎么了，和王爷有什么关系？”

我一跺脚道：“唉，皇婢儿，出大事了。上将军夏明强在皇上跟前参了七皇叔一本，折子现就在皇上的御书房里，我去送点心时无意间看见的，说是七皇叔纵容妻弟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要皇上治七皇叔的罪呢！”

“啊？”敬安老王妃顿时跳了起来，“竟有这样的事？”

我点头，“当时我见竟是参七皇叔的，就留了心，只见上面一条条、一桩桩的，好像还不只一两件事。只是后妃不得干政，我也不敢细看，只记得折子上说，有一年这位侧妃的弟弟强抢一名女子为妾，硬是将这个女子逼得自缢而死。女子的未婚夫找上门说理，竟被他活活打死。他还让七皇叔将那两家人尽数下到了牢里，最后这两家人死的死、散的散，着实悲惨至极呢！”

说到这里，我一把握住了敬安老王妃的手，道：“皇婢儿，侄媳妇年轻，也看不透这事到底是真是假，只是夏明强的手段不用侄媳妇说，皇婢儿和七皇叔肯定都是知道的。我就想着，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得先通知了您，您快回去告诉七皇叔，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了，在皇上向七皇叔问起此事前，断不能让任何人觉察你们已经知道此事。皇上最恨人在他身边留眼睛，若是说漏了嘴，别说我会受责罚，皇上也势必要忌惮七皇叔了。”

敬安老王妃忙点头，“娘娘放心，臣妾知道轻重的。”

“事情紧急，我也不留皇婢儿了，皇婢儿这就快回去吧！”

我就势叫人送她回王府，她边千恩万谢边惊慌失措地上了轿，然而临走前，我分明见她一口银牙都要咬碎了，想来那个韦云秀此时若在她眼前，她定会一口咬下去了。

回过头来，只见青绫姐妹正双眼含泪地看着我，随即扑通一声双双跪倒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默默无言地闷声磕着头。我却知道，有时候沉默比开口，所表达的东西还要多。

第三天，敬安老王妃进宫来告诉我，老七王爷一听竟有此事，勃然大怒，立刻找来韦云秀姐弟相问。那个韦金超初时抵赖，后来听说已经有人将此事告到了皇帝那里，而告他的那个人居然是权倾朝野的夏明强，他当时就软了腿，扑通跪倒在地，求老七王爷救他的命。老七王爷气怒交加，哪里会救这样一个打着自己旗号在外面作威作福的无耻之徒，一脚踹过去，然后命人将韦金超捆绑起来，并亲自送到了司衙门。此时，老七王爷正考虑着是否要向慕如风上表，

自请治下不严之罪。

我忙摇头，急道：“皇婢儿，万万不可。”

敬安老王妃愣了，“娘娘，怎么……”

“皇婢儿，我前儿跟您说过，皇上最痛恨的就是有人在他身边安插耳目。夏明强才上了折子参七皇叔，七皇叔就上表请罪，这不明着告诉皇上，七皇叔已经知道夏明强参他的事了吗？”我做出焦急的样子，分析给她听。

敬安老王妃顿时傻了眼，“呀，听皇后娘娘这一说，倒真是这个理儿呢！”

我点头，又道：“夏明强虽然上了折子，可连着好几天，皇上这边都没有动静，说明皇上定是不愿意动七皇叔的，这件事被皇上压下去也说不定。可是若七皇叔此时上请罪折子，就是在告诉皇上，他在皇上身边留了耳目，如此一来必定会激怒皇上，那可就弄巧成拙了。”

“那依娘娘之见，我家王爷该当如何呢？”敬安老王妃此时已完全没了主意。

我沉吟片刻，用力一握拳头，对她道：“皇婢儿，有句话叫作无毒不丈夫，为了保七皇叔和皇婢儿无碍，为了七王府上下几百条人命不受伤害，只能先下手为强了。”

敬安老王妃的脸唰地一白，“娘娘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“先将韦侧妃废黜了赶出王府，将来若皇上真问起来，就说这个侧妃早就撵出去了。这样，七皇叔再没有纵容她弟弟的道理，然后再买通司衙门里的衙役，找个机会悄无声息地让那个韦金超永远闭嘴。如此一来，死无对证，就算夏明强再想找茬儿，也抓不住把柄了。”我俯在敬安老王妃的耳边，将我的计划说了出来。

敬安老王妃眼睛一亮，“对啊！到时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，都和我家王爷没有关系，姓夏的自然抓不到把柄。只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顿了顿，“只是活人的嘴总是不严的，就算赶出王府，也难保她不说出什么去，倒不如让他们姐弟一起去了干净。”

想不到这个看起来慈祥和蔼的老王妃，心地居然这样歹毒，他人的生死对她来说，只是舌头打个卷而已。在我和青绫的计划里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只要韦金超一个人偿命就够了，韦侧妃算是为她的弟弟所累，倒也没有想过让她跟着送命。

看着敬安老王妃泛着阴毒目光的眼睛，我止不住打了个冷战，忙道：“皇婢儿，不可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疑惑地看着我，“让他们都死了，从此一了百了，不是

更好吗？”

我摇头，“虽说一了百了确实干净，然而还是我方才那句话，参七皇叔的折子已经放到皇上的御案上了，杀韦金超灭口已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再杀韦侧妃，就太过明显了，所以，不但不能杀韦侧妃，韦金超的家人也一个不能动。如果担心韦侧妃的嘴不严，婶子只需拿韦家上下老小的性命要挟她就可以了。为保娘家人的性命，韦侧妃定会乖乖听话，绝不敢露半个字出去。”

敬安老王妃想了想，缓缓点头，“既然如此，就饶了这个贱人一条命吧！”

看着她心有不甘的样子，我十分好奇，她和韦侧妃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，以至于让她一抓到机会，就不除不快的？

然而，眼见韦侧妃和韦家其他人的性命算是保住了，我到底松了口气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韦金超虽十恶不赦，可他的家人未必有罪。青绫说了，她不想累及无辜。

敬安老王妃此次前来，又带了大量极珍贵的礼物给我，笑道：“皇后娘娘为我们这样费心，我家王爷说实在没什么好东西作为报答，几样薄礼不成敬意，请皇后娘娘笑纳。”

我忙笑道：“皇叔、皇婶儿又不是外人，侄媳妇用点儿心也是应该的，更何况这也不算什么。”说着，我示意青绫随便找了几样东西回赠，然后找了个借口命人送她回去了。

待她走远了，青绫的眼里又滴下泪来。

我忙拿绢子给她擦着脸，笑道：“眼见大仇得报，你应该高兴才是，怎么反倒哭起来了？”

她吸了吸鼻子，也笑了起来，“娘娘，奴婢这是心里高兴。”

我点头，“应该高兴。龚如海那边也不知道有没有你母亲的消息？后天就是初一了，等龚夫人进宫，得问问这个事儿。”

青绫点点头，却又幽幽地蹙起眉来，一脸的焦急担忧。

我知道她心急，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能叹了一声。

到了晚上，慕如风兴冲冲地来到了紫薇宫，一进门就将我抱在怀里，大笑道：“云雾，有好消息、好消息啊！哈哈……”

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然而看着他高兴的样子，我竟也受了感染，笑着调侃道：“皇上是刚捡了金疙瘩，还是在哪儿遇上个绝世倾城的美女了？”

他忙摇头，“美女、美女，朕的眼里就只有女人吗？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脸色一整，严肃地看着我道：“云雾，难道在你的眼里，朕只是个荒淫好色

的皇帝？”

我见他有些恼了，忙敛了笑容，道：“皇上自然不是那样的人。臣妾只是瞧着皇上突然这样高兴，跟皇上闹着玩儿呢！”说完，我双膝一跪，“臣妾御前无状，请皇上责罚。”

他将我拉了起来，语气里已没有了之前的严肃，“朕又没说怪你，你跪什么？嗯，云雾，朕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”

说完，他小心地朝四周看了一眼。

自从他开始和我讨论朝廷上的事后，紫薇宫就有了一个规矩，只要他来了，宫人们依照规矩伺候完洗漱、上了茶水点心后，一律都要退出去。此时，寝殿内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他依然这样谨慎，我便知道一定是和那釜底抽薪有关的事了。

确定四周无人后，他挽了我的手，在我耳边兴奋地道：“云雾，陈正坤果然老辣，昨儿夜里，夏明强手下的两员大将被发现死在了荒郊野地，现场尽是打斗的痕迹。京中如今谣言四起，有说他们是被仇人杀的，有说他们本就是一对冤家，自相残杀同归于尽的，甚至有人说他们是为了花楼里的头牌姑娘，争风吃醋而死的。哈哈哈，荒谬啊！可是朕很喜欢这样的说法。哈哈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又高兴得大笑起来。

“呀，陈正坤下手这样快！不过，夏明强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一定不会相信这些说法吧？”我惊疑道。

慕如风脸色一整，点头，“是，夏明强自然是不信的，他一早就给朕上了折子，请求朕派五城兵马司为他缉拿凶手。哈哈哈……这样的请求，朕怎么可能不答应呢？”说到这里，慕如风冲我挤了挤眼睛，“只是他万万想不到，五城兵马司要缉拿的，却不仅仅是杀那两员大将的凶手了。哈哈哈……”

“皇上是想要借机将京城内外清除一遍吗？”我含笑问道。

他却摇头，笑得极促狭，“云雾，你错了，朕不仅要將京城内外清除一遍，朕更会让五城兵马司的人见机行事，无论是陈正坤的人，还是夏明强的人，一旦落了单，统统出手除去，不落单的也拿这件事当借口先抓起来。哼哼，等他们进了天牢，再想弄死他们同样容易，只将这件事往他们对手的身上推就完了。”

“皇上真是好计谋。”我心惊慕如风的狠辣，但仍笑着夸赞。然而再想想，我又皱起眉来，“可是皇上，夏明强的兵马只有五万精锐在京城附近，主要兵力分别驻守在宁城、青州和赣州，而皇上和陈正坤动的只是他京城附近的人，丝毫影响不到他的根基。臣妾怕这样做，不但不能斩其羽翼，更会打草惊蛇啊！”

慕如风抚了抚我的发，“云雾，你担心得不错。放心吧，这一点，朕也想到了。

朕已经派了隐士前往这三个地方，命他们联系朕早就安插好的暗卫，到时，他们会见机行事，不管能不能得手，都一定会将火引到陈正坤和静宁王的身上去。”说到这儿，他欢喜的神色慢慢敛去，重重地叹起气来，“云雾，虽然最理想的结果是他们互相残杀，可是他们都不傻，很容易就能想到是朕在其中搞鬼，这无异于逼着他们联手对付朕，也算得上是引火烧身啊！”

我顿时惊得心扑通乱跳，“皇上，那怎么办？”

他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，许久，才回过身来对我道：“等等吧，先看看形势再说。”

我看着他，想了又想，“皇上，臣妾想，既然皇上一直不让自己的人出手，而是费尽心机挑拨陈正坤去斩断夏明强的羽翼，为的定是不让夏陈两家看出皇上有铲除他们的心思来。所以臣妾觉得，这次五城兵马司固然要借机将水搅浑了，可还是要小心谨慎，先尽量不要动陈正坤的人，如此一来，损伤严重的就是夏明强了。然后，皇上私下里再在陈正坤面前将戏演足了，让陈正坤相信皇上确实是真心要袒护他。如此一来，就算他仍不肯一心一意地效忠皇上，可他终究不会想到，这一切都是皇上谋划的。”

慕如风的眉头皱了又展，舒了又紧，最终点了点头，“你说得有道理，嗯，倒是朕操之过急了。”

我端起一碗茶送到他手里，笑道：“皇上向来沉稳睿智，是陈正坤和夏明强太过奸诈狡猾了。”

他却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什么也不说了，之前的欢喜之色早已荡然无存。

慕如风听了我的建议后，立刻命五城兵马司只全力对付夏明强的人。随即，夏明强在朝堂上自然是将矛头直指陈正坤，要慕如风将陈正坤治罪。如此一来，正应了我们之前故意透露给陈家姐妹，夏明强要逼慕如风将陈家满门抄斩的讯息。陈正坤气得红了眼，悄悄命人送信前往江州，而这封信自然被慕如风安排的人截住，最终到了慕如风的手里。

慕如风看了信却大吃一惊。他一直以为陈正坤和静宁王虽有勾结，却是各自握有兵马，可看了信他才知道，陈正坤的心里和眼里，原来只当慕如雷是真正的主子。他手中的兵马早在慕如风还不是太子时，就已经被慕如雷收为麾下了。慕如风登基后，这支兵马就成了慕如雷最后的本钱，一直保护着他在京城的安全。等到他去了封地江州，这支兵马就被他交给了陈正坤精心操练管理，为的是将来他打回京城时，好里应外合攻慕如风一个不备。也就是说，朝廷从来都只有三路兵马，一路在夏明强的手里，一路在静宁王的手里，而那路少得

可怜的才是归属于慕如风的。

看完这封信，慕如风的背脊上唰地冷汗一片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慕如雷虽远在江州，却在京城留下了这样一把锋利至极的刀，不但自己的一举一动尽在慕如雷的耳目之内，这把刀更会随时随地刺进他的胸膛。

陈正坤在这封信上，将最近发生的事极详细地告诉了静宁王，并且，老奸巨猾的他正如我所料，除了恨夏明强外，还疑惑这会不会是慕如风使的反间计？请静宁王示下，问要不要再继续刺杀夏明强手下的大将？

看完这封信，慕如风在御书房里整整坐了一夜，第二天，他命人将信原样封好，依旧送往江州。

对于这一点，我很是不明白，“皇上，您为什么还要将这封信送去江州呢？陈正坤明明已经在怀疑皇上您了啊！”

慕如风摇头，“朕也想过要将这封信扣留，让人模仿他的笔迹重新写一封送去江州，可是陈正坤老奸巨猾，静宁王也非等闲之人，这样绝密的书信上，一定会有别人看不出来的暗记。朕想来想去，如今朝廷最大的威胁已不是夏明强了，越是这样越不能打草惊蛇，在朕彻底除去夏明强之前，一定不能惊动静宁王。”

我惊得一跳，“皇上，若除掉了夏明强，便没有了能够抗衡静宁王的力量，他岂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攻进京城来？”

慕如风的牙咬越紧，用力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！如今想来，朕一直努力让其平衡然后彼此牵制的两股力量，原来竟是静宁王和夏明强。若夏明强被除了，静宁王就没有了顾忌，可是朕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朕受够了这种被人压制的日子。而且，云雾你说得对，这种局面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朕若此时不想法除了他们，将来朕大行之后，太子登基，他们只会更加目中无人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朕现在就拼上一拼，就算朕输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回头看我，目光灼灼，语气竟陡然一柔，且坚定非常，“云雾，朕最起码还能早早地将你们母子送出去，护着你们的性命。”

我心怦地一跳，便有些恍惚起来。

他说什么？他说要护我母子平安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不是？可是，他那样狠虐无情的一个人，就算爱怜烨儿，也不会有这样的心来对我吧？是的，他只是为了不让烨儿没有人照顾，一定是这样的。

慕如风见我发愣，以为我吓住了，轻轻抚了抚我的脸，“云雾，咱们接下来会有一场硬仗要打，结果如何谁也不知道。若真有那么一天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咱们的烨儿，让他平安健康地长大。你们平安，朕就算死了，也是安慰的。”

他果然是为了不让烨儿没有母亲。

烨儿是我的孩子，若你真的败了，我自然会为了我的孩子努力活下去，可是我不会感激你，不会。

他手指微凉，慢慢划过我的眼角，柔声道：“云雾，别哭，朕会努力护住江山，护着你们。”

我这才知道自己竟不知何时流下泪来，忙深吸一口气，顺着他的话偎进了他的怀里，紧紧抱着他，一遍一遍地轻声道：“皇上，请您一定要小心。若真有那么一天，臣妾……臣妾哪里也不去，只陪着您。”

哼哼，陪着你才怪。嘴上这样说，我心里却在冷笑。

慕如风却颇为动容地紧紧抱住我，在我耳边轻声唤道：“云雾、云雾……”

自那日以后，慕如风便决心要将夏陈两家的矛盾激得更大，他命隐士杀了陈正坤手下一员极得力的大将，此举果然让陈正坤以为是夏明强开始反扑了，于是对夏明强手下的暗杀开始变得更加猖狂。

与此同时，静宁王的回信被慕如风的人截获了。

慕如风看了信后，仰天大笑，“皇兄啊皇兄，你枉自聪明一世，如今却要栽在朕的手里了。”

笑过后，他依旧将信封好，命人将之前陈正坤派往江州的信使从牢里提了出来，告诉他，想要家里人活命，想要将来荣华富贵，就得为朝廷所用。

这个信使却是死心塌地为静宁王效命的硬骨头，张口就将慕如风“昏君、暴君”地一顿大骂。

慕如风也不动怒，只微微点了点头，就命人将他放了。

信使惊疑不已，慢慢向门外挪去，挪到门口时，却猛地转过身来，喝道：“昏君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慕如风眉头微微一挑，“你一口一个‘昏君’，你倒是告诉朕，朕做什么祸国殃民的事了？”

信使便冷笑道：“苛捐杂税，民不聊生。昏君，你还说你什么都没有做？”

慕如风一步一步来到他面前，“难得你不为富贵所动，不为生死所惧，朕敬你是条汉子，这才不要你的命。此刻看来，你空长了一双眼睛，只是个不明事理的糊涂虫罢了。”

信使皱起了眉头，“你……你什么意思？”

慕如风眸光陡然一寒，“你既然长了眼睛，怎么看不出朕其实空有虚名，朝政大权全都掌握在夏明强和陈正坤的手中？那一条条索税条款，有哪一条是

出自朕的手？搜刮来的银钱，又有哪一分进了朕的国库？”

信使顿时愣住了，“这……”

慕如风看着他，森森地笑道：“你空有一腔侠义，却用在了为虎作伥上，帮着乱臣贼子祸乱朝纲。他日战争迭起，老百姓在你面前血流成河、尸横遍野之时，你就高兴了，你就是英雄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信使的目光里有了惊痛和茫然，像是对自己坚持的东西产生了怀疑。

慕如风继续道：“朕即位至今，外有强敌，内有奸臣，朕兵力空虚，你倒说说，换作是你该当如何？”说到这里，他不待信使开口，长叹一声，又道：“所幸朝中还有忠正之臣，为着天下平安、百姓安逸，尽心竭力地想要力挽狂澜。奈何，偏有你这等愚昧顽固之人帮那些奸佞之徒。也罢，朕不杀你。”说着，他将那封信交给信使，“这封信是江州回复给你主子的，你拿回去交差吧！”说完，慕如风转头便欲离开。

那个信使却突然叫了一声，“陛下。”

慕如风回头扫了他一眼，“怎么？”

信使神情茫然，“小人……小人再想想……”

慕如风点点头，朝阿昆一摆手，“给他倒杯茶，赐坐。”

如此，信使捏着信木木地坐了很久，慕如风也不催他，顾自在一边看着折子。直到天黑透了，那人才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起身来到慕如风跟前扑通一声跪下，“皇上，之前确实是小人糊涂，今后刀山火海，只要皇上吩咐，小人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慕如风放下折子，淡淡地道：“你果真想好了？”

“回皇上，小人想好了，”信使斩钉截铁地道。

慕如风看着他，“朕金口玉言，就算你不愿效忠朕，朕也不会为难你，你不必敷衍朕。”

信使神色一凛，“小人绝不是在敷衍皇上，若皇上不信，尽可以现在就将小人赐死。”

慕如风便笑了，“朕说了，不会要你的命。你如果真心为朕效命，朕身边就多了一个忠心之人。来，快快平身。”

阿昆忙过去扶起信使，道：“皇上求贤若渴，最敬的就是你这等忠义之人。你肯效忠皇上，无疑是为皇上平定天下增了一份力啊！”

信使自然是受宠若惊，感激涕零，当即将他所知道的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慕如风。

将信使秘密送出宫后，慕如风高高兴兴地来到紫薇宫，将一切都告诉了我，并夸赞道：“云雾，你说得对，以仁治人确实比以恶治人更加有效。这个信使如今肯为朕所用，将来定会帮朕不少忙。”

我微微蹙着眉，淡淡地笑道：“臣妾此举其实很冒险，若那个信使是个两面三刀的人，不但帮不了皇上的忙，还会害了皇上。臣妾心里就……”

他拉着我的手到贵妃榻前坐下，笑道：“云雾，你想到的，朕也想到了。两面三刀的人都有一个共性——贪生怕死。此人在朕的威胁利诱之下依旧不卑不亢，最终还能幡然悔悟，也算是个贤良之人。”

“可是皇上真大胆呢！之前他不肯为皇上所用时，皇上居然也肯放他走。”想到这一点，我不禁心惊肉跳。

“你放心吧！他的为人朕早就派人探查过了。再说，”说到这里，慕如风眉头一挑，眼里陡然一道寒光闪过，“他若不肯效忠朕，朕怎会真的让他活着走出皇宫呢？”

闻言，我一时不知该说他阴毒无耻，还是该说他谋略过人，愣了半晌，才挤出笑来，“皇上足智多谋，臣妾佩服。”

他淡淡地笑着，手指轻敲桌面，又道：“静宁王回信了，吩咐陈正坤继续暗杀夏明强的人，一来是为了削弱夏明强的实力，二来则是要看看这到底是不是朕的诡计？他会秘密调集兵马向京城挺进，只要京城一有动静，他便立刻大举进攻，抢在夏明强的三路兵马反应过来之前赶到京城。哈哈……”

“皇上这样高兴，一定是有了克敌之策吧？”我见他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忙笑问道。

他点头笑着道：“朕早就在他们进京的必经之路两旁埋伏了人马，不管他们怎样悄悄前来，都会被朕的精锐牵制住。哈哈，三皇兄定会以为朕已经有了防备，再不敢轻举妄动。等他们探明虚实，朕只怕已经大功告成了。”

我想了想，跟着笑道：“臣妾还有一个想法，能不能在他们出兵之前想个办法，让夏明强误以为静宁王是冲着他远在宁城、青州和赣州的兵马去的？如此一来，就不必劳烦皇上出手了。”

慕如风眼睛一亮，“嗯，确实是个好主意。夏明强正为自己的手下接二连三遭遇不测而愤怒，再得了这个信儿，铁定认为静宁王要造反了。玄武朝大部分兵力在他的掌控之中，静宁王要造反，自然是要先铲除他。到时，他更不会怀疑到朕的头上。”

我看着慕如风，吟吟笑着屈身而拜，“臣妾恭喜皇上，很快就要平定天下，江山稳固，国泰民安了。”

他伸手拉起我，看着我的目光灼然发亮，“云雾，都亏有你给朕指点迷津啊！”

我垂下头，神色恭谨地道：“臣妾居于深宫，常常想到前代许多贤德的后妃，她们除了将丈夫的身康体健放在心上，更时时想着替丈夫分忧解难。臣妾不才，不敢跟这些贤德的后妃相比，只能努力赶上她们的万一罢了。”

慕如风将我搂进怀里，在我耳边叹息，“云雾，在朕的心里，前代再多的贤德后妃，都不能和你相比，半点都不能。”

我被他说得脸一阵阵发涨，忙将头埋进他的怀里，轻声叫道：“皇上。”

慕如风赌对了，那个信使果然是个极讲信义的人，不但在陈正坤面前没有露出丝毫破绽，更将陈正坤的行踪、举动尽数传报给了慕如风。陈正坤和静宁王的往来书信亦统统送来让慕如风过目，得了慕如风的嘱咐后再送往江州。一时间，整个形势已全部掌握在了慕如风的手中。

而夏明强在京城の得力干将屡遭陈正坤の毒手，他自然不肯善罢甘休，频频下令暗杀陈正坤の人。

慕如风下旨，命除了五城兵马司做做样子外，其他人马一概不许轻举妄动，只冷眼坐山观虎斗就好。

除此之外，慕如风还发出指令，命全城所有隐士都将刀口对向夏明强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。只要此人一除，他日杀了夏明强，夏明强手上的兵权就绝不会再落入他人之手。只是这个人既然有这么重要的地位，要杀他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慕如风手下的隐士们直耗了一个多月时间，才最后利用其好色的本性，被一个身怀绝技且容貌艳美的女隐士得了手。

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夏明强惊怒至极，不顾御前规矩，公然在朝堂上冲陈正坤怒吼，更佩剑上朝，丝毫不顾臣子之仪。

慕如风知道，除掉夏明强的时候终于到了，而这个计划里自然有我。

一大早，我的心便怦怦直跳。

青绫不知道这些，见我一大早就心神不宁的样子，担忧地问：“娘娘，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

我握了握袖子里的瓷瓶，强定心神，轻轻摇头，“没事。”

为了有足够的精神，我命青绫替我传话免了妃嫔们的问安，静静躺在软榻上养神。

不多时就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有人过来传旨，称皇上要在金銮殿设宴，宴

请夏明强、陈正坤及众大臣，为示隆重，请皇后也出席。

青绫一听，奇怪道：“这不年不节的，皇上在金銮大殿设什么宴啊？还要皇后娘娘您也出席？”

我忙摆手，“糊涂的东西，皇上的圣旨都下了，你还要质疑圣意不成？”

当即沐浴更衣，并郑重地请出皇后品服换上，我这才扶了青绫的手，坐上鸾轿前往金銮殿。

金銮殿，朝臣们对我三呼千岁，大礼而拜。

我矜持地笑着，抬手虚扶命他们平身，然后向慕如风行礼。

慕如风冲我招手，笑道：“云雾，朕今日设宴，是为了消除夏爱卿和陈爱卿之间的误会。请你来，是要你和朕以及众卿家，一起来当这个和事佬。”

我便含笑说：“上将军和宰相有误会吗？那还真得帮他们说和说和。同殿为臣，都是为皇上、为百姓尽心做事的，没个同殿不和的理儿。”

再看夏明强和陈正坤，都跟乌眼鸡似的，一个脸上青筋直跳，一个眼里尽是寒霜。

夏明强一捶桌子，向上拱手道：“臣谢皇上、皇后娘娘美意，只是臣心里清楚得很，这绝不是误会，全都是陈正坤在背后暗下毒手。皇上，您可不能再姑息下去了，小心养虎为患啊！”

陈正坤自然也跳了起来，“夏明强，你血口喷人。明明是你命人杀了我麾下的万将军，却反咬我一口，贼喊捉贼吗？”

不等慕如风开口，就见有人站起来，对夏明强道：“上将军，有道是捉贼拿赃，张将军等人确实死得不明不白，可是要说是宰相大人所为，到底没有凭证。再者，万将军不是一样遭了不测吗？世人皆知，万将军是宰相大人的得意门生，他又是被谁所杀呢？依本王看，定是突厥派来的人。突厥犯我边境，妄图打过玉门关，夺我中原，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”

慕如风适时地点头，“七皇叔所言有理，朕也觉得是突厥人。他们想先挑起咱们玄武朝内乱，再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夏爱卿、陈爱卿，你们万万不可中了敌人的离间之计啊！”

说话间，慕如风示意我坐到他的身边。

我就势捏了捏他的手，暗示我已经安排好了。

慕如风不露痕迹地点了点头，不等夏明强和陈正坤再开口，传旨道：“开席吧。”

一声“开席”传下去，宫人们立刻将各种珍馐美味流水般送进金銮殿来。

随即，歌女舞姬鱼贯而入，清歌曼舞，映衬着大臣们的推杯换盏，金銮殿内，好一派歌舞升平。

席间，虽然大臣们不停地向夏明强和陈正坤敬酒劝和，但终究敌不过这两个人脸上的三尺寒霜，皆讪讪而退。

慕如风不动声色地向我使了个眼色，我心中一凛，知道是我出场的时候了。

广袖轻扬，纤手微抬，我扬声向内侍吩咐道：“将窖中那坛百年女儿红取来，本宫今日要亲自替皇上敬上将军和宰相。”

慕如风微微笑着点头。

内侍应声而去。

众臣齐呼：“皇上圣明，娘娘圣明。”

酒取来后，我亲自开了封，顿时酒香四溢。

众臣闻到香味，都翘指赞道：“好酒、好酒啊！”

内侍取过极精致的镂花银壶，我将酒倒进壶中，先执起壶来给慕如风倒了一杯，然后捧着银壶莲步轻移下了汉白玉阶，来到了夏明强和陈正坤的面前。内侍端着一个托盘，里面放了三只空杯，我依次斟满，又亲自端起两杯分别送到了夏明强和陈正坤的手中。

最后，我又端起一杯，笑道：“上将军和宰相大人都是皇上的股肱之臣，更是我玄武朝的国之栋梁，玄武朝缺一不可。本宫和皇上共同敬上将军和宰相大人，请上将军和宰相大人满饮此杯，从此同进共退，君臣一心，天下安，百姓安矣。”说到这里我手一抬，“上将军、宰相大人，请。”

他二人虽都站起了身，但皆面带犹豫。不喝这杯酒，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抗旨。喝了，就是无形中认同了我们的劝解，从此握手言和。前者，他们不敢。后者，他们不愿。

我却不给他们时间细想，一扬手，一杯酒便入了喉，手一翻，已是空杯见底。

我又冲他们笑道：“宰相大人、上将军，请呀。”

慕如风也举起了杯子，笑道：“二位爱卿，请。”

事到如今，夏明强和陈正坤再无法退却了，只得勉强捧起杯子，强笑着向上谢恩道：“谢吾皇万岁，谢娘娘千岁。”

我虽笑着，眼睛却紧张地盯着夏明强端着酒杯的手，直到看着那杯酒进了他的喉咙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真正舒缓地笑了出来。

接下来，内侍将那壶酒给每位大臣都斟了一杯。一时间，君臣尽欢，歌女舞姬更加卖力地歌舞弹唱。

我依在慕如风的身边，早已汗湿了衣衫。